

# 大海边，风吹黄槿沙沙响

在湛江这片土地上，黄槿（学名 *Hibiscus tiliaceus*）是最寻常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乡土树种。它扎根村边、伫立地头，隐居郊野，守护水岸，朴素得近乎“土气”。当地人更习惯用“能木”或“粃叶树”称呼它，反而让其学名“黄槿”鲜为人知。

“槿”者，暗含生命短暂却极致绚烂的哲思——黄槿花朝开暮落，单朵花期不过一日，却以近乎决绝的姿态诠释生命的珍贵与坚韧。“春风一族”的桃李杏，花瓣随风飘零，依依不舍犹带缠绵；黄槿花却不然，无论风雨晴晦，凋零时花色不褪、花形不散，颓意不见，落地仍如初绽般完整。这份“朝开暮落关何事”的洒脱，以“花之语”道破了色空之真谛。

世人常叹其花期倏忽：晨露中初绽，暮色里辞枝，委顿尘泥的娇嫩引人唏嘘。然而黄槿自成气度：不因践踏而失色，不为称颂而迟凋。昨日花瓣零落处，今日新蕾已萌发枝头。这般恒常更迭，恰似呼应着潮汐的永恒律动。

上世纪70年代曾有一曲唱到：“大海边，沙滩上，风吹榕树沙沙响”。此歌旋律优美，传唱经久。但歌中描绘的“榕树沙滩”在现实中较难见到——榕树难以生长于潮间带的沙滩，当人在大海边的沙滩上，而榕树在较远的岸上，如何能听到“风吹榕树”的轻微声响？而锦葵科的黄槿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红树林物种，但常作为半红树植物分布在红树林带外侧或沙滩上缘，构成海岸生态过渡植物带。黄槿对短期潮水浸淹有较高的耐受性，在多盐碱有风浪的沙滩也可以顽强繁衍。它与木麻黄、椰树共筑粤西海岸沙滩的生态屏障，最典型的案例在硇洲岛存亮湾渔村，几丛茂密的黄槿林防风固沙、涵养水土。归航的渔人在黄槿树浓荫下休憩织网，孩童在吊床间嬉戏；当烈日炙烤沙滩，唯有黄槿树荫里凉意徐来——这才是真实的渔村图景：“大海边，沙滩上，风吹黄槿沙沙响”。

黄槿生命力令人惊叹：扦插可活，三年成树五年成荫，是早年本地村民的天然“空调”。黄槿嫩叶可食，“肉丝炒嫩叶”“槿花老火汤”是本地传统菜式。“能木”树叶还是就地取材的“包粃”用料。黄槿树与本地百姓日常生活深度交融。大榕树下浓荫虽好，但并非每家每户可以独享，而黄槿树的温情触手可及。人们日复一日，在黄槿林荫下修船、织网、纳凉、聚餐，如此习俗绵延千百年。

在粤西沿海地带，黄槿树表现为典型海岸带植被，可在含盐量0.4—0.6%的土壤正常生长。该树抗风性不错，台风受损后的黄槿树存

活率很高。作为抗腐蚀的木材，树龄15年以上植株芯材密度达0.72g/cm<sup>3</sup>。清代吴川沿海老村庄，有使用黄槿木作房梁的传统。

浙江海滨生有一种形似黄槿的植物——海滨木槿。二者的花朵几乎一模一样，初见难以分辨，树形与叶片却差异显著：黄槿为常绿乔木，可高达10米，心形叶片硕大如梧桐；海滨木槿多为低矮灌木，最高仅3—4米，叶如杯口大小。地理分布上，黄槿遍及华南海滨，海滨木槿则集中于浙江沿海，二者鲜有交集。但无论如何，二者确实有一定亲缘关系，都有着“槿”类花木“朝花夕拾”的共性。

还有一种叫黄堇的草本植物，名字读音和黄槿几乎一模一样。但此黄堇非彼黄槿，千万莫混为一谈。它的外号叫断肠草。全株含原阿片碱、血根碱等生物碱，尤以根部浓度最高，可破坏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。误食后会导致剧烈腹痛、呕吐、腹泻，严重时可能引发呼吸抑制甚至死亡。黄堇虽有毒，但经专业处理后具有清热解毒、杀虫止痒的药用价值，外用于皮肤疾病治疗。

因过于“烂生”（易生长），黄槿曾被视作边缘杂木，早年难登城市绿化“大雅之堂”。近年金沙湾、滨湖公园等岸线悄然引入黄槿，本土原生植物在园林景观中引人注目。更精彩的是中澳友谊花园的实践——中澳设计师注意到黄槿与本地溪河共生的普遍现象，在平乐溪入海湿地上广植黄槿，引导平乐溪水流经黄花掩映的槿树林，将荒野湿地转化为小桥流水的诗意景观。此举既延续了原生态植物基因，又重塑了美学意境。

位于大陆最南端的“南极村”和灯楼角更把黄槿概念玩到了极致。蠔壳和珊瑚石墙面的“蠔宅”，在黄槿林中半隐半现。一旧一新的灯塔下，黄槿的根系牢牢护卫着岸线。翠绿茂密的黄槿树冠，为前来“合水线”打卡的游人遮挡烈日。半岛南端的海滨生机勃勃，黄槿、椰树和仙人掌，装点着那片珊瑚海岸，成为不可或缺的地标性植物。

黄槿的花语有三重意蕴：  
素静的表达：金黄花色配淡雅无香，彰显不张扬的持久美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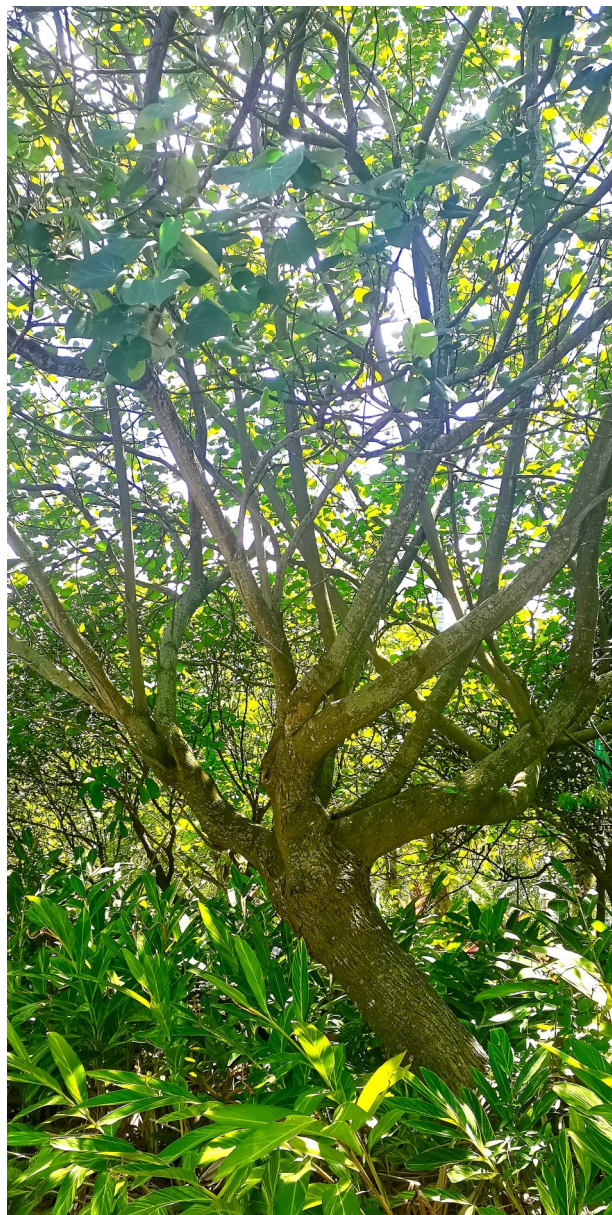
温柔的坚持：炎夏持续绽放，昭示坚韧宁静的守护精神。

短暂的壮美：单日花期的决绝凋零，体现珍视当下的生命哲思。

从生态到人文，黄槿以多重价值立身：夏缀金花如星落海，秋染黄叶映衬沙滩；心形层叠绿叶自成视觉焦点，深扎根系铸就海岸绿色长城。以其平衡生态功能与美学价值，美化和守护着南国大地。



黄槿花



黄槿树

